

# 百济最初的王城——风纳土城之调查

〔韩〕权五荣

(韩神大学人文学院国史学系 韩国乌山)

**内容提要:**自 1997 年后持续发掘调查的首尔江南风纳土城,因城墙规模巨大,出土了许多与王城相符的遗迹及遗物,被推断为百济最初的王城河南慰礼城。遗址出土了诸多邻国制作的物品,证实当时百济与周边国家保持着交流。特别是数十件中国西晋至南朝刘宋时期施釉陶器、钱纹陶器等类物品的出土,揭示了 3 世纪以后百济与中国在陶瓷器交易乃至宗教、思想层面广泛而紧密的交流,也为百济史及与中国的交流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认识。

**关键词:**百济 风纳土城 河南慰礼城 施釉陶器 钱纹陶器 瓦当

**中图分类号:**K868.3

**文献标识码:**A

## 一 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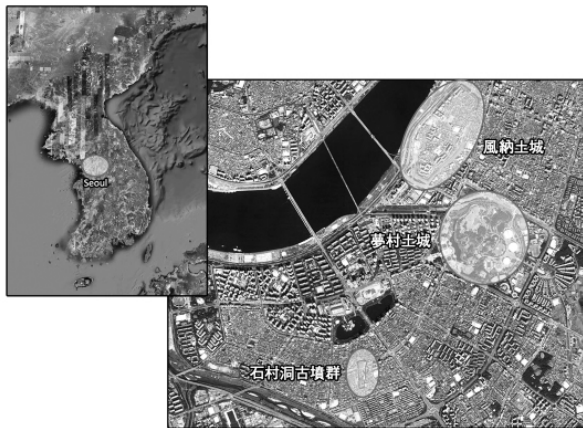
百济是中国汉唐之际存在于韩半岛的古代国家。百济历史上共有过三座都城,并以此来区分百济的各个时期。即,在现首尔汉江南岸建立都城的时期被称为汉城期(? ~475年),当时的王城为河南慰礼城,或称汉城。高句丽军队攻陷此城后,百济便迁都至现忠清南道的公州,这段时期被称为熊津期(475~538年)。最后百济定都于现忠清南道的扶余,直至灭亡,这段时期便被称为泗泚期(538~660年)。

与毗邻的高句丽、新罗相比,百济的文献史料颇为不足,其历史文化中未能阐明的部分还有很多。特别是汉城期被认为是百济的成长时期,而这段时期的历史文化却鲜为人知。早在3世纪中叶左右百济就已存在,当时名为伯济国,此段历史清清楚楚地记载于《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但仅凭此记录无法得知百济作为一个古代国家的成长过程,而这些难点惟有通过考古资料方能解开。

首尔市江南分布着百济王族墓葬群——石村洞古墓群、大型土城梦村土城及风纳土城(图一)。石村洞古坟群与高句丽古坟相似,为基坛式积石冢。尽管此处早于1910年就已确认有89座古坟,但因急速发展的都市开发,现在仅有5座古坟

得以存留,加之这幸存的5座古坟所处时期当属4世纪后,因此要想以这些古坟来阐明百济国家的形成过程实属不易。

梦村土城在1988年首尔奥运会准备期间进行过一些简单调查,现在由奥林匹克公园来管理。土城的周长达2.3千米,虽然根据重要建筑遗存的密集程度推断出了城内部中央的平地,但无法对其进行发掘,只能对周边高地进行调查,因此虽然知道这是百济初期的重要城市,却无从得知其具体性质。



图一// 首尔江南地区的百济遗址

收稿日期 2010-07-12

作者简介 权五荣(1962~),男,韩国韩神大学人文学院国史学系教授兼博物馆馆长,主要研究方向:东亚文明交流史。



图二// 风纳土城遗址出土的青铜鑊斗



图三// 风纳土城城墙

## 二 风纳土城的调查简史

因上述原因,最后仅存的希望便只能寄托在与梦村土城相邻的大规模平地土城——风纳土城上了。学界认为此城即百济王城的看法历史上由来已久。1925年大洪水时城中有大瓮出土,在大瓮里发现了来自中国的遗物青铜鑊斗(图二)、琉璃玉、弩机、镜等,因此推断此城为王城。但之后未能实施正式的调查研究。

1963年,风纳古城被指定为国家史迹,但只限于城墙部分,不包括城内部(图三)。1964年,首尔大学考古系对遗址进行了简单的调查发掘。尽管其重要性被再三强调,但之后遗址还是毫无任何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后,风纳土城内部开始变为住宅密集地区。90年代后,开发热突然来到,城中开始兴建高层公寓。高层公寓因为地下停车场及地基的需要,往往会挖到很深的地底。因为这些施工,遗迹被毁损殆尽。1997年1月,鲜文大学李亨求教授在现代公寓施工现场发现了百济文化层。国立文化财研究所随之展开发掘调查,本以为遗迹已完全被破坏,没想到风纳土城地下4米处百济遗迹原封不动地隐藏在那里。从那时起,对风纳土城的调查及保护不仅为韩国学界所关心,也一跃而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1997年,韩神大学博物馆开始对城内中央地区——三和村工地展开调查。

1999年,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对东城墙两个地点进行了解剖调查,结果发现风纳土城是一座超大型夯土平地城,此后关于当时河南慰礼城(汉城)的位置之争便正式开始了。同年韩神大学博物馆着手调查了位于城内中央地区的庆堂村工地,推断此大型建筑遗存为神殿,并对与祭祀相关联

的形态多样的遗址构造进行了调查。以此调查为契机,在风纳土城内部建造高层公寓被全面禁止,风纳土城得以保存下来。从2000年至今,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持续对土城内部西侧的未来村工地展开了发掘调查。另一方面,韩神大学博物馆也于2008年再次对庆堂村工地进行了发掘调查。

## 三 百济王城——河南慰礼城的位置问题

### 1. 河南慰礼城与汉城

综观百济历史,熊津期与泗沘期相加也不过区区185年而已,其它都属汉城期。百济大部分时期都是以首尔江南为中心舞台展开历史活动的。问题是当时的都城——河南慰礼城,或汉城的位置无从得知,两者间的关系也并不分明。

为了解开此难题,从古到今无数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做出了多方努力,提出了各种假说。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的一些地区也被提上名单。朝鲜后期,丁若镛等学者力证百济最初的都城就是现在的首尔。

近代之后,河南慰礼城到底位于首尔哪个方位,学界又开始了具体争论。首尔市梦村土城、风纳土城、河南市二圣山城等开始备受瞩目,但调查结果并未给这些说法提供有力后盾。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梦村土城的发掘调查不断展开,许多资料得以积累起来。周长2.3千米的土城利用自然丘陵,一部分削土、一部分夯土而建成。在几次发掘调查过程中,未发现王宫或者神殿的遗迹,没有能够证明其为王城的决定性证据。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比起对中央低地的调查来,更多的是以周边高地为中心展开的调查。尽管如此,对汉城期百济的物质文化的调查研究以此为契机得以真正展开。此后,将此城看为河南慰礼城



图四// 风纳土城筑造所用的散草法

的见解逐渐充实有力，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后期为止。

## 2. 城墙调查

自1997年对风纳土城内部的发掘开始之后，之前的许多说法开始动摇。在风纳土城确认的遗存中，出土遗物无论在品质还是数量上都要比梦村土城优越。1999年对风纳土城的城墙进行解剖后，完全推翻了过去说法。

对东墙两个地点进行的解剖使得风纳土城的规模及建造特点重见天日。与最大限度利用自然丘陵而建梦村土城相反，风纳土城是在平地夯土而筑成的土城。城墙基址宽40米以上，高11米以上，周长达3.5千米，这完全是一座大型土城。据估算，为了建造此城，当时动员的劳力当远远超过100万名。动用如此大规模的劳力进行土木工程，必须得有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的存在。显而易见，风纳土城的建造与百济国家形成的时间是紧密相连的。

风纳土城的建造年代约为3世纪中叶至后叶，梦村土城应稍晚于其。二城的功能互补，风纳土城平时为王的居所，梦村土城则在非常时期担任防

御之角色。将风纳土城看为河南慰礼城，是因史书中所载的汉城，包括了作为王城的风纳土城，以及非常时期作为躲避城的梦村土城在内的广义上的都城。

风纳土城在建造技术上，除夯土法外还有散草法(图四)。散草法也可称为铺叶技法，建造城郭或堤防时，逐层铺压树叶及泥土，使各层密度变高，这是一种防止地基下沉、易于排水的土木技术。此技术常见于韩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古代土木建筑中，直到中世纪还在使用。

散草法得以扩散传播，其背后与出身乐浪的王景密不可分。王景出生于精通天文、算术、地理的科学世家，东汉建初三年(78年)他任职庐江太守之际，用散草法修建了芍陂塘(今安徽省寿县安丰塘)<sup>[4]</sup>。

建造风纳土城所使用的散草法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尖端的科学技术由中国—韩半岛—日本列岛扩散传播的情景。

## 四 百济王城的内部构造

风纳土城之所以被推断为史料中所记载的王城即河南慰礼城，其理由是经过对城内部的考古发掘后，出土了许多与王城相符的遗迹及遗物。但相对于土城全体面积而言，所调查的面积仅占10%而已，因此对于王城的内部构造尚有诸多未知之处。到现在为止的调查结果表明，最初发掘调查的现代公寓工地为一般居址的可能性较高。反之，庆堂村工地则有很大可能是与宗教相关联的设施，在未来村工地的地基里发现了道路及导水设施。以上内容为我们描绘出了百济王城的内部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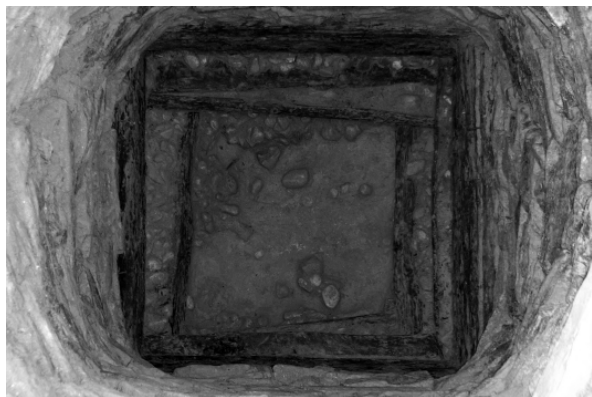
### 1. 道路与庭园

风纳土城西边的未来村工地中发现了用切割



图五// 益山王宫里遗址的引水设施





图六// 风纳土城庆堂地区 206 号水井下部结构

过的石头铺成的道路。道路宽约4.5~5.0米,中心部位较厚,向两端延伸时逐渐变薄。已发现的道路总长为44米,南北道长22米,与东西道呈交叉状,是迄今韩国已知古道中年代最为古老的。

此外,这里还发现了用打磨后的石头一一铺好后再在其上筑成的设施,推断当为引水用的设施。益山王宫里遗址中也曾发现过类似的引水设施(图五),当为泗泚期王宫中附属庭园的一部分。以此类推,未来村工地中所发现的引水设施也有可能是庭园设施的一部分。

## 2. 神殿

庆堂村工地位于风纳土城中央稍偏北处,在对其的调查中有远超过200处的遗址得到确认,而一般居址仅有20余处,所占比重并不高。这里发现了众多与宗教、祭祀有关的遗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44号基址。

它是一处平面呈吕字形的大型地上建筑物。前室宽5.2米,残留部分长6.2米;后室宽18米,长约18米以上(彩插四:1)。前后室由木桥相连,为封闭式结构。特别是后室由宽约1.6米、满是木炭的沟所环绕,构造颇为奇特。

其建造过程也极为复杂精巧。我们可以确认,当时地表由沙子构成,先在地表开挖深坑后用有粘性的土填筑,以此作为建筑物的地基,再用重填法对后室周沟进行二次挖掘、填充。除此之外,我们从中还可得到其它很多信息,如地面是抹上粘土后做成的,以2个圆形及1个半圆形为一组的柱洞遍布在后室四周。

44号基址几乎没有遗物出土,因此难以推断其年代。基址面积宽广却毫无遗物出土,其理由必是此处设施经过了长期连续不断的清扫及管理。在日本与宗教相关的遗址中无遗物出土的情况也

很多。换言之,没有遗物反倒成为了44号基址具有宗教性质的有力证据。同时,使用时期短、大火后遭废弃这一点也与日本神殿相同。考虑到叠压关系、层序等方面问题,推测基址属于汉城期的第一期,其功能当为神殿或宗庙,或者也可理解为史料中所载的东明庙。

种种迹象表明,庆堂村工地比起一般居住区域,作为举行宗教行为的特殊空间之可能性更大,其行为主体当然不会是一般平民,应为国家或王室。

## 3. 御井

不出所料,在庆堂村工地206号基址发现有巨大的台基,其中央部位由水井构成,与上述44号基址处于同一中轴线方向(彩插四:2),可见是经过事先规划、设计而成的。

水井深约3米,用木材及砾石筑成,上方用4层木材堆砌出方形平面(图六),其上再堆石块,并逐渐往上堆筑,其顶端最终略呈圆形。

井内部用扁平的板石及川石摆得密密麻麻,清除去这些石头后开始露出摆放整齐的完好陶器。器类多为罐和瓶。这些陶器上下共摆放5层(彩插四:3),瓶口边缘毫无例外地呈现出人为破坏、掰裂的痕迹,这是古代韩国古坟随葬品或祭器中普遍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方形基址部分长11、深3米,当时从地表深挖至生土沙层为止后,用有粘性的土及沙子交替铺填,经重填后形成新的土层。尽管其夯土技术还未能达到齐整的水平,但足以在其上建造大型建筑物了。其中央的水井及方形台基并非前后建造,而是同时进行的,这足以说明此水井并非单纯为了取水之用,而有与此巨大建筑物同时存在的可能性。在其周围还发现了砾石铺筑成的层面、沟、导水排水设施等石制品。综合考虑这些因



图七// 百济墓葬出土的羊形青瓷

素,可以推测此水井为御井,在其周围或许还建造有庭园。

同时,水井内发现的215件完好陶器,比起百济中央制造说,由忠清、全罗地区流入说成为主流。由此可见,水井筑造时有百济中央及地方势力共同参与举行的某种仪式。据出土的陶器可推断水井的筑造时代当为5世纪初。

## 五 百济的对外交流

### 1. 与中国的交流

风纳土城出土的遗物中有诸多资料向我们如实展现了百济在国际交流中的活跃面貌<sup>[2]</sup>。风纳土城内的三和村工地中出土了由乐浪制作的或是受乐浪陶器制作技术影响后做出来的陶器。

1925年大洪水之后,风纳土城的大瓮中出土了青铜鏃斗、金耳饰、铜弩机、白铜镜、鍔带金具、琉璃、四格云纹瓦当等。现在,除鏃斗外,其余遗物已了无踪影,鍔带金具也只剩下照片,可判断为晋式带具的心叶形垂饰。百济的这种晋式带具在梦村土城中亦出土为圭形金具1件,华城社仓里的古坟中出土1套,共有3件。由此可判断晋式带具是中国东晋与百济缔结外交关系的产物。

除这些遗物以外,在百济遗迹中中国陶瓷器的出土频率极高。与高句丽出土10件、新罗出土2件、加耶及倭1件都未能出土的情况相比,百济有远超过100件的中国陶瓷器出土。年代为西晋至南朝,种类包括施釉陶器大罐、青瓷鸡首壶、盘口壶、碗、罐、虎子、羊形器(图七)等,其中德清窑黑釉鸡首壶颇多。这批中国陶瓷器中半数以上出土于风纳土城,由此可知这里是当时百济与中国交流的主要基地。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庆堂地区196号基址中出土了大量中国施釉陶器(彩插四:4),其中4件是肩部捺压了钱纹的钱纹陶器(彩插四:5)。此基址与上述44号、206号基址一样,其方向均与风纳土城的中轴线直交,向我们展示了规划好的空间布局。该基地是平面呈长方形的大型竖穴遗址,长约11、宽5.8米,深30~40厘米,地面并未经过特别处理,壁面纵向横放着劈开的整块树木,具备了木椁的形态。

这里未发现任何生活痕迹,墙角处密密麻麻地摆满了施釉陶器大罐及百济陶器大瓮、大壶等。据此判断这里当为一种仓库。总计42件百济陶器全部为贮藏用类,33件施釉陶器也是做贮藏之用,在其内部还发现了鲐鱼及鳊鱼等的骨骸,应是王室所食用的贵重食物,这些陶器的用途想必是用

来保管鱼酱的。1925年发现的装有中国遗物的大瓮,现在不知流落何处,笔者认为其为中国施釉陶器的可能性很大。施釉陶器不仅在196号基址中出土,风纳土城的各个地方、相邻的梦村土城、南边的龙仁古林洞聚落、洪城神衿城等好几处均有出土。

百济遗迹中出土的施釉陶器年代当为东吴至东晋时期,制作地点推测为中国太湖流域。据《晋书》所载,百济与晋的交流最早开始于372年,但风纳土城出土的施釉陶器却证明了早于372年,两国间的交流就已经开始了。

大量的施釉陶器由中国流向百济,今后很有必要对其原因、过程及其内部盛装物品进行研究。

此外,在未来村的工地上还发现了青铜铺首,加上1925年青铜鏃斗及晋式带具的心叶形饰出土,这些遗物向我们展示了从两晋到刘宋年间百济与中国的交流。

### 2. 加耶、新罗及高句丽物品的存在

在风纳土城的发掘过程中还出土了加耶、新罗及高句丽的陶器。加耶是对在韩半岛东南部发展起来的几个小国的总称。小加耶成长于晋州古城至泗川一带,阿罗加耶成长于咸安一带,这两国的陶器均在风纳土城中被发现。这正是史料中未曾出现的百济与小加耶、阿罗加耶交流的证据。出土的新罗陶器自然也是百济与新罗交流的证据。

高句丽是当时百济的敌国,475年百济都城被高句丽长寿王的大军攻陷,百济盖鹵王被杀。风纳土城庆堂村工地之所以出土了高句丽陶器可能是因为475年之后高句丽军队进驻风纳土城的结果,或是475年之前百济与高句丽交流的结果。

### 3. 与倭的交流

尽管通过史料我们可以得知475年以前,汉城期的百济与倭有着亲密友好的关系,但考古学上能够提供有力证据的仅有日本奈良县石上神宫中出土的七支刀而已。风纳土城的调查结果对百济与倭的交流提供了新的证据。

庆堂村工地发现了3件与日本古坟时代制造的埴轮相类似的陶制品,其中一件形制及制作技法与日本埴轮如出一辙。

此外,与祭祀有关的庆堂村工地9号竖穴中发现了用滑石制作的小型白玉,经检测不是百济所产,而为日本流入。用于建造古坟的埴轮及各种用于祭祀的白玉流入百济王城的过程,将会成为今后的研究课题。

## 六 百济人的生活面貌

### 1. 庆堂村工地101号遗迹

101号遗迹为汉城1期的大型竖穴。除此竖穴外,还有4个相隔较短时间挖掘而成的彼此叠压的废弃场被确认。根据其内部堆积形态判断,它们应同时存在于一定时期。调查中发现了“直”铭砖、五铢钱、动物骨头等重要遗物,以及大量兽骨及稻、豆等谷物。此遗迹的功能应是用来丢弃在某种祭祀中作为牺牲使用过的动物、各种谷物及陶器类的场所,年代推测为汉城一期,即3世纪后叶~3世纪末的某个时间。

### 2. 庆堂村工地9号遗迹

此遗迹与101号遗迹类似,亦可看为是在某种祭祀结束之后用于丢弃使用过的物品或是牺牲的一种废弃场。时代为汉城二期,当属5世纪中后叶。遗迹是一长13.5、宽5.2、深2.4米以上的长椭圆形竖穴,其内部出土的遗物达2000件以上。其中陶器类1700余件,有高杯(78件)、三足器(56件)、盖杯(19件)、器种不明杯身(51件)、盖(241件)、直口短颈壶(91件)、广口短颈壶(34件)、小壶(17件)、直口有肩盘形壶(69件)、洗(21件)、器台(23件)、耳杯形陶器(9件),小型祭器的比重极高,中国产陶瓷器有19件出土。此外,还出土了瓦108件、砖6件、圆盘形陶制品57件、陶偶及陶制玉形器70件、送风管6件、网坠13件、纺轮4件、铁镢、铁斧、刀、铁滓、青铜滓、锻造薄片、琉璃玉16件、石制白玉16件、琉璃滓、小形金板、野猪、鱼类、鸟类骨头等多种遗物。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0多件牛及马的下颌骨、云母、梅子等。

此遗迹的功能应与祭祀相关,其理由如下:

首先,大部分陶器,特别是祭器类均有人为击打的痕迹。高杯口沿处及与其相反的台脚端均有半圆形掰折痕,沿此痕迹将器物撕裂成两瓣。三足

器口沿被掰成半圆形后,同样被撕裂为两瓣,三脚均被去除。这种现象在古代韩半岛及日本列岛古坟随葬品及祭器中均可见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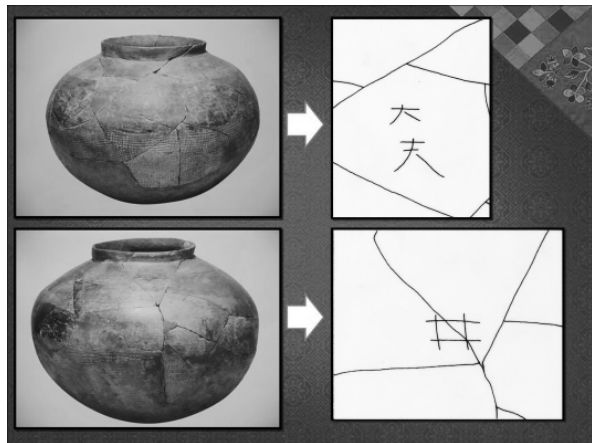
第二,10多件牛马下颌骨被遗弃作为祭祀牺牲所使用。古代东亚地区为解决疫病而进行祈雨祭、水边祭等祭祀时使用马为牺牲的事例随处可见。《日本书纪》卷二四“皇极天皇元年”条中就有用牛马的牺牲向河伯(水神)献祭的记载。在日本也有很多出土了马头的遗迹,大多是与入形、动物形的陶制品、石制白玉、小型手捏陶器等一同发现的,这种遗迹的性质多与水边祭祀相关。

第三,遗迹出土了在中国神仙思想中作为长生不老、轻身升仙的仙药以及对尸体有防腐效果的矿物——云母。云母偶尔会在新罗及日本的古坟中出土,作为高级饰品的材料或仙药来使用。与云母一同出土的梅子在古代中国被认为是仙药,是类似于桃子的遗物。

第四,出土的1700件陶器中同样形态、同样大小的2件直口短颈壶上分别刻有“大夫”及“井”字(图八)。“大夫”的明确含义无从得知,与风纳土城隔江相望的高句丽山城中曾出土过刻有“大夫井大夫井”字的陶器,因此,“大夫”与“井”不是单独存在的,而应将它们合并起来理解,这样“井”既可能是文字,也有可能只是个符号,那么“#”符号就有避邪的功能及对付疫病的意思。

### 3. 多种多样的陶器文化

风纳土城出土的遗物中数量最多的就是陶器。从单位面积出土量来看也是在韩国位居第一,汉城期所使用的陶器的所有器种均被发现。表一为汉城期百济中央与地方所使用陶器种类的对比图。风纳土城中有29类出土,其余分布的有河南溪沙洞遗址17种、高阳觅节山遗址17种、龙仁水枝14



图八// 风纳土城庆堂地区9号遗迹出土的陶器及刻文摹本



图九// 风纳土城庆堂地区出土瓦当

1. 莲花纹瓦当 2. 兽面纹瓦当



表一// 汉城期主要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分布表

	风纳土城	梦村土城	河南 溪沙里	龙仁 水枝	高阳 觅节山	坡州 舟月里	抱川 自作里	天安 龙院里	洪城 神衿城	原州 法泉里
三足器	●	●	●	●	●	●			●	
高杯	●	●	●	●	●	●			●	●
盖杯	●	●			●					●
把杯	●	●						●		
盘	●	●	●	●	●	●	●	●	●	●
盖	●	●	●	●	●	●	●	●	●	●
耳杯形陶器	●		●							
直口有肩盘形壶	●	●	●		●					
洗	●	●								
直口广肩壶	●							●		
直口短颈壶	●	●	●	●				●	●	●
广口短颈壶	●	●	●	●	●	●	●	●		
小壶	●	●		●						
双壶	●	●								
短颈壶	●	●	●	●	●	●	●	●	●	●
长腹壶	●	●			●	●	●	●		●
广口长颈壶	●	●		●	●			●	●	●
大壶	●	●	●	●	●	●	●	●	●	●
大瓮	●	●	●	●	●	●	●	●	●	●
深钵形陶器	●	●	●		●	●	●	●	●	●
长卵形陶器	●	●	●	●	●	●	●		●	
盘	●	●	●		●	●			●	
盆	●	●	●	●	●	●	●		●	●
甗	●	●	●	●	●	●	●		●	
圈足盒	●	●								
圈足壶	●	●								
横瓶	●	●								
器台	●	●					●		●	
瓶	●	●	●			●		●		●
其他	二重口 缘壶				圆筒形 陶器					圈足长颈壶, 圈足盘

种、坡州舟月里15种、抱川自作里12种、天安龙院里13种,以及洪城神衿城的15种。一般农耕聚落中所必需的陶器器种并不多,只要具备与炊事相关的长卵形陶器及甗、深钵形陶器及盘,还有与储藏相关的大瓮及大壶就足够了。

风纳土城出土的陶器种类丰富,向我们展示了此城功能的多样性以及居住在此的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特别是在一般地方聚落遗址中不易见到的珍贵陶器,如散发黑色光泽、经研磨后的大型器盖或直口有肩盘形壶、洗等,这类陶器当为身处

高位之人为特殊用途而使用的。

#### 4. 瓦砖文化

风纳土城中大量瓦出土后完全推翻了由来已久的汉城期无瓦之说,并且瓦的使用时代要从3世纪再往上推算,对于百济瓦砖文化及建筑文化我们得有了新的理解。庆堂村工地有1000件瓦出土,而未来村工地中一处遗迹中就有超过5000件瓦出土。

古代韩国的砖瓦建筑仅限于王宫、官署及寺院等。以此类推,风纳土城中大量瓦被发掘出土,

这就意味着此处是以王宫为首的重要建筑物集中地。其中特别是瓦当仅于首尔江南的梦村土城、石村洞古坟群及风纳土城被发现。瓦当的纹样多为钱纹(彩插四:6)。钱纹瓦当在中国并未发现,而仅在百济王城出土,可谓是百济人的创意,但其模样有很大可能是参照了中国的摇钱树而来。2008年进行的发掘调查中第一次出土了3件莲花纹瓦当(图九:1)<sup>[1]</sup>及1件兽面纹瓦当(图九:2)。风纳土城出土的莲花纹形制未见于东吴、东晋,反倒与北朝莲花纹有几分相似,而兽面纹则类似于南京东晋时期的兽面纹。

风纳土城中出土的砖也为数不少。尽管用于何处、有何用途尚未分明,但其未见于一一般聚落中,当具特殊或重要用途。除一般形状的砖以外,风纳土城中还出土了平面呈八角形、十角形及圆形的陶制品,当为装饰柱子及井沿用。这样推测的理由,是考虑到现在中国南方还保留有不少这样的水井。

#### 七 结论

从1997年起进行的风纳土城调查,不仅对百济史,而且对整个韩国古代史而言,都提供了一些

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与周边国家展开交流的内容、古代物质文化及宗教思想的研究,风纳土城有许多的资料及信息得以积累。此外,对中国及日本的文化、历史研究方面,我们也应该转换新的视角。风纳土城的发掘调查及遗物整理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之中,我们期待今后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出现,学术研究也会不断加速、日新月异起来。

(附记:本文由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国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许莉翻译为中文,中文译稿并承南京市博物馆王志高研究员校阅,特此致谢。)

[1]殷涤非:《安徽省寿县安丰塘发现汉代闸坝工程遗址》,《文物》1960年第1期;〔日〕工樂善通:《古代築堤における‘敷葉工法’——日本古代土木技術に關しての豫察》,《文化財论丛——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創立四十周年記念论文集》1995年。

[2]〔韩〕成正镛、〔韩〕李昌柱、周裕兴:《中国六朝与韩国百济的交流——以陶瓷器为中心》,《东南文化》2005年第1期。

[3]校者注:原文如此。据所附图片,瓦当图案与常见的莲花纹并不相同,似称为变形云纹更为妥当。

## Investigation on Pungnap Tosung: The Original Capital of Baekje

Kwon Oyoung

(Department of Korean History,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nshin University, Osan, Korea)

Abstract: Pungnap Tosung in Seoul, which has been excavated since 1997, was speculated as Hanam Wiraesung, the original capital of Baekje, judged by the large scaled wall and lots of unearthed remains and relics consistent with the capital. Many unearthed articles made by neighbor countries could confirm that Baekje maintained exchanges with them. Especially dozens of glazed potteries and potteries with coin pattern dated from Western Jin to Song in Southern Dynasties showed extensive and clos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Baekje and China in terms of ceramic transactions, religion and thought after the third century, and provided new materials and knowledge for Baekje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s with China.

Key words: Baekje; Pungnap Tosung; Hanam Wiraesung; glazed pottery; pottery with coin pattern; eaves tiles

(本文终校:石 磊)



## 百济最初的王城——风纳土城遗址及出土遗物



1. 庆堂地区 44 号台基



2. 庆堂地区全景



3. 庆堂地区 206 号水井出土陶器



4. 庆堂地区 196 号基址中出土的施釉陶器



5. 庆堂地区 196 号基址钱纹陶器肩部捺压的钱纹



6. 钱纹瓦当